丹巖漫錄 乾

丹巖漫錄上

肅宗六年庚申夏領議政許積妾子堅與宗室福善君柟謀逆事覺伏誅積狡猾鮮事務善逢迎人主意　顯廟信愛之臨薨受顧命輔幼主而柟與其兄楨自　孝廟鞠之宮中視同已子出入宮掖無復防限先正同春先生宋浚吉　顯廟朝嘗陳袖劄於筵中請出送楨柟兄弟曰　殿下宮中豈可容他人耶　顯廟不從又於壬子年諸臣因論積被罪者多浚吉上疏規戒比積於盧杞　顯廟大怒恩遇頓薄諸臣或以不承權輿為言　顯廟輒譴斥之至是積得志當國顓弄威權而柟之外家郎吳氏也其內舅吳挺緯吳挺昌內從吳始壽皆布列卿宰積之妾

子堅慧黠少有才而以我國不許庶孽清顯之故心懷忿毒登
第後不仕於校書館常稱病不出積之門客柳命天命賢閔宗
道李宇鼎及諸吳等以卿宰名官與堅相從日夜親狎爾汝相
呼無異平交積無嫡子惟堅是倚故所言皆從以故武弁中庶
孽隸輩無不輻湊於堅以納媚結交先是無敵釁而猝設五道
都體察使以積爲之此亦堅言于諸宰而建白者也積初以爲
體府不當設有若力辨者而卒受命未幾群議不一罷之其後
尹鑴李元楨又爲陳請而復設體府又以積爲都體察使尹鑴
圖其副 明聖王后因金錫冑覺其有異 上亦知其然矣一
日 遂中積言副體察尹鑴金錫冑兩人中當爲之以觀 上

之俯仰 上命以錫胄差下鑴頭發怒氣於 上前體府等大
興山城於開城府以訓鍊都監伊川屯田專屬大興城伊川屯
監以堅之腹心姜萬松差送軍器軍服軍餉別爲措置而稱則
稱以財帳武士多所引接稱以射伴其數無筭楨又以沐浴受
由往伊川觀軍容兵判金錫胄與國舅金萬基詗察動静盡得
其狀而無擔當上變者錫胄之内弟申範華與堅爲死友亦不
敢欺隱錫胄輒乃言其動静而渠既無上變之意錫胄亦以至
親之情不欲使爲上變人不得已先爲内通變易 朝廷於是
西人皆入朝以臺啓竄堅挺緯宗道數人而堅之押客鄭元老
姜萬鐵兩人錫胄亦嘗親切故錫胄捉致兩人威脅之兩人遂

不得已上變堅柟皆承款伏法積以緣坐當絞而以顧命大臣之故賜死訓鍊大將柳赫然以爲賊所倚仗賜死尹鑴以語逼慈聖謀起士禍請設體府之罪賜死吳始壽以遠接使時做出彼人所不言之言誣及　先王賜死堅黨李台瑞趙碩寄皆伏法楨斃於衍楊元老等以本爲堅之腹心故不肯盡告同黨獄罷錄勳行會盟祭其年秋有李元成者上變告元老不盡吐實之狀於是杖問元老萬鐵始有追告之語猶有吞吐狀吳挺昌姜萬松承款伏法李元禎死於衍楊而元老言申範華實與堅同心謀逆錫胄席藁闕外上疏辨範華之寃大意以爲範華之與知逆謀皆由渠之指使於是範華白脫初錄勳時範華入於

別單中至是錫胄上劄請以別單中申範華金益勳李師命追録勳上許之仍命追勘左議政閔鼎重右議政李尚真皆屢招不赴仍言追録之不當領議政金壽恒初以追録爲不可不赴召 命屢招之後勉起承 命追録三人幷超二品職

是年冬十月 中宮仁敬王后金氏患痘昇遐后光城府院君萬基女也性嚴 上甚憚之終 后之世不敢有私於宮人及后嬖宮人張氏名玉貞者始承恩 明聖王后命出送于其本家張氏即秩高驛官張炫從弟烔之女也炫富豪甲一國與楨枏交密作爲財伴獄起被逮按配遠方烔早死其妻貪甚傭針線爲業居在判書趙師錫家比隣頻頻出入於師錫夫人丐

食焉其子希載既長登武科爲捕盜部将云時慧星出星有尾
本尖末廣色白其大蔽天每日〻沒時始現夜分而沒積數十
日乃滅星曆家言彗星之大前古所無云
辛酉夏冊閔氏爲王妃后驪陽府院君維重女也　冊封日地
大震人有震死者　后性孝順温惠　明聖王后甚愛之一日
乘間白于　明聖曰聞承　恩之宮人置在閭閻中事體極爲
未安何不召入耶　明聖曰其人極奸毒而　主上平日喜怒
暴發若召入則恐貽國家禍吾非不知事體之如此而然也
后曰豈可預慮未然之事而不念事體之未安乎　明聖曰此
人決不可召入日後當思予言也

壬戌以金益勳為御營大將益勳文元公沙溪先生長生之孫而　仁敬王后之從祖也生長儒家而不學無識喜鷹馬耽女色見賤於世而頗有幹能之才以蔭筮仕歷典郡邑多有治聲以此推遷至除水原府使金錫胄為兵判時除忠清兵使未幾以臺劾罷　上又特除御營大將又以臺劾遞至是御營大將有窠首相金壽恒欲以益勳首擬左相閔鼎重曰此人素多疵謗豈無他人而必以此人首擬耶壽恒曰無他可合者奈何鼎重曰其侄豈不勝耶其姪指光城府院君萬基也萬基當庚申改紀之日特除訓鍊大將過一年力辭而遞方在閑局故也壽恒曰此人鈍滯不及其叔矣吾意無踰於驪陽而必大不安不

欲行公故不得擧論矣鼎重卽驪陽之兄旣聞此言不復可否
任其所爲則益勳遂首擬而受　點矣　上入侍　明聖　明
聖問曰聞御將有窠果誰爲之　上曰金益勳爲之矣　明聖
驚曰益勳何可爲此任乎　上曰益勳初除御將時　慈旨力
勸故特除矣今此　慈教與前有異何也　明聖曰時勢不同
故也向時群凶滿朝無非逆黨益勳猶是爲國之人也若得爲
國之人爲大將則實　國家之幸故果力勸矣今日朝廷無非
爲國之人勝於益勳者何限而必以益勳爲之乎　上憮然時
當庚申治獄之後金錫冑慮逆黨多漏内通於上外通於首相
以益勳爲御將仍受密旨使益勳詗察可疑者益勳聞前守門

將許重及從弟瑛居在江郊恒發怨國不通之言而前兵使金煥廢處江郊與重爲隣遂令金煥詗察重瑛煥與重瑛日〻相對輒發凶悖不忍聞之說重言與前監司李德周前監司丁昌燾共圖大事且言黑夜之中多發火箭於京城中使人心驚擾多備金吾羅卒服色使人着朝服詐稱金吾郎多率羅卒口稱上命大臣以下諸宰一時結縛則事可易成而渠貧甚無以措備火箭等物云金煥之異姓再從弟全翊戴者曾爲柳命堅幕裨自言詳知命堅有逆狀仍令翊戴詗察命堅有金重夏者與閔黯相親又令重夏詗察黯而益勳頻〻来謁於驪陽府院君言其詗察事狀且欲上變驪陽止之曰重瑛等固是逆賊而姑

無設施布置之事輕先上變則事必歸於無實益勳性躁不能
耐十月遂令金煥上變先是煥言於重曰火箭則吾當辦得云
而若造給則又恐郎爲作變姑遲之及是上變之際始自御營
廳造火箭送之重家重家搜探時雖得此物而重則實不知也
煥之將上變也益勳招翊戴使煥問其詞察之如何而同爲上
變煥見翊戴言多虛踈遂棄翊戴而渠自上變益勳遂拘因於
軍門金重夏亦追後上變於是京城震動扈衛宮闕設鞫按治
重瑛皆承款伏法而問及火箭事輒勃然曰吾所不知之火箭
何以問我耶云李德周丁昌壽皆不服而死獄事垂畢益勳又
詰兒房容啓翊戴事柳命堅閔黯被逮與告者對質告者皆屈

柳閔皆放而獄竟先是甲寅乙卯間群凶當國秉 上幼冲恣
意欺蔽而 明聖王后俯燭渠輩情狀故甚忌之尹鑴首發照
管 慈聖之語洪宇遠又上疏引家人卦男正位于外女正位
于內而大意若曰 慈聖正位乎內 殿下正位乎外內外之
辨不可不嚴云云金壽恒時帶左議政上章辨之曰家人卦正
位內外卽指夫婦居室而言也卦中又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
謂也今宇遠之言大違聖經之旨欲遂離間兩宮之計其時臺
啓反以壽恒爲離間兩宮而竄之靈巖久後移配鐵原及庚申
改紀之初首放壽恒直拜領相而 上又教曰領相乙卯之疏
以洪宇遠爲離間兩宮而其時臺諫反以離間爲領相之罪至

於逹竄子以幼冲未及覺察誤陷術中以至於此悔恨何極其時發啓臺諫皆令拿鞫時士類未及赴　召只有朴泰尚輩數人在朝泰尚以承旨入對極言臺諫拿鞫之大爲後弊涕泣力諫而止之辛酉間金鎮龜爲臺諫追論此事以爲其時　上教極爲嚴正足懲爲人臣懷私罔上者而泰尚反泣諫而爭之大害義理請罷之盖自庚申以後年少名流多以排抑勳戚爲務自謂清論趍赴者頗多及鎮龜之發此啓也鎮龜即元勳國舅萬基之子也少輩皆右泰尚而力致鎮龜已有分黨之漸至是獄事既畢少輩群起紛然請罷益勳而其措語有若重瑛本無逆心而益勳引誘釀成者然而以兒房密啓歸之誣告又請斬

金煥全翊戴金重夏而金煥則渠之所告之賊雖已承款教誘翊戴使之誣告為罪大臣金壽恒則以為益勳無可罪之事煥知翊戴之虛踈不許同為上變所謂教誘翊戴者冤也翊戴則所告命堅外又有宗室秀瀜者多發不道之言秀瀜雖不服而死其實狀不甚明白不可謂誣告重夏則雖果誣告若殺之則日後告密之門將必永杜雖有凶逆 國家何以知之有関後弊不可殺也閔鼎重則以為益勳受命詗察而處事多踈謬終致獄事不實不為無罪若律至罷削則可也今乃直斷以誣告而至謂之引誘醸成則臺啓極不韙煥事領相之言是也翊戴果有告秀瀜之功不當殺之而秀瀜既不承欵伏法則雖殺之

無措重夏則殺之可也李尚眞則以臺啓爲是時領府事宋時
烈以 三朝元老一代儒宗庚申萬死生還一來謝 恩未久
歸鄕至是 上至誠招徠吏曹叅議朴世采亦以儒賢承召上
來時烈入 筵席 上問益勳事時烈對曰益勳旣臣先師之
孫也使臣平日戒誨出於至誠俾不陷於惡則益勳豈至於得
罪明時乎此臣引罪處也云其後臺臣韓泰東以益勳事避嫌
啓有曰盤據族黨勢成威立金氏諸族自萬基以下泣訴於時
烈以爲時議不獨殺益勳將欲赤其族時烈不得不動其後救
益勳頗力少輩甚不滿專以世采爲領袖於是彼此相攻 朝
廷大鬨而朋黨各分不可収拾矣時烈與世采相會曰朝廷論

議無以鎮定益勳罪止削出而臺 啓可以收殺則吾當勉從
而使臺 啓收殺君之責也君可宣力否世采許之時烈入參
筵中曰益勳事紛紛至此若允削黜之 啓則庶有鎮定之望
上遂允之其後臺諫旋發遠竄之 啓時烈以為言不見信即
日歸鄉世采亦决歸自是分裂益甚更無調劑之望而 上以
首相之言為重故終不從臺 啓

癸亥十月 上患痘疹十一月乃瘳

十二月 明聖王大妃昇遐

甲子 命勿復以儒賢待尹拯拯宣擧之子而宣擧即 仁廟
朝名臣煌之子文簡公牛溪先生成渾之外孫也少遊太學以

文章鄭義自許丙子金虜僭號遣使來宣擧倡率太學諸生上
疏請斬虜使虜使聞之懼而逃於是聲望籍甚其冬虜乱作宣
擧避乱江都江都守臣金慶徵張紳以江都有天塹之險無可
憂日事盃酒諧謔宣擧上書都堂有薪膽郎事盃酒非時之語
士望益歸之其時避乱人士見任事者無可恃之形遂相與部
署分隷城堞宣擧亦在分隷中矣及城陷宣擧不能死獨其妻
死義末乃爲奴苟免於是始之推重者無不唾罵宣擧慚憤自
悔不能擧顔於世文敬公愼獨齋先生金集憐愍之許令受業
於門下仍與兩宋及諸名流相交而終身不再娶 孝宗聞其
名禮召頻繁而終不起尹鑴少時以學問之士聞於世言論豪

爽人多取之常曰丙子以後　國家已作夷虜之藩邦士大夫
不可束帶立朝甘為夷虜之陪臣　朝家有除命則輒還納告
身而不屑也一時士友皆推許之宋時烈至比於伯夷宣擧與
之交而篤好之鑴傲然自高輕蔑先賢擅改中庸註曰子思之
意豈朱子獨知而吾不知之耶士友多騰傳而着之至或以鑴
為賢於朱子時烈憤然曰何物尹鑴乃敢侮蔑朱子是斯文之
乱賊也於是首先絶之極力排觝又勸宣擧絶之則宣擧不從
曰此鑴輕銳之致何至為斯文之乱賊耶時烈又攻斥宣擧相
面則責之有書則戒之對士友輒嗟慨嘆之言初宣擧以其子
拯托之時烈使教誨之時烈視拯如子而拯父事之至是對拯

輒斥言其不絶鑴言甚痛切拯或至俯伏流涕先是時烈以伯
夷稱鑴也同春曰稱人不可若是其過也吾觀其人非寧靜者
第觀其終及是又憂之曰英甫時烈字於尹拯有父子之義而對
拯輒斥其父之過其子之心安乎日後恐有難言之變云矣一
日時烈與宣擧會于山寺又拯論鑴事曰尼以鑴爲何如人耶
宣擧曰以陰陽言之則鑴是陰也以黒白論之則鑴是黒也時
烈曰然則尼能絶之耶宣擧曰豈有謂陰謂黒而不絶者乎時
烈喜曰尼自此脫然矣後宣擧退有後言及宣擧沒鑴操文而
祭之時烈聞之大疑宣擧之心跡拯受宣擧行狀於朴世采固
請墓文於時烈時烈就此節畧爲文而歸重於世采之狀拯以

為先生與先人平生為道義之交而今此文字歸重於他人之言而不自為說甚失所望請改之時烈只改其一二句語終不變動其大體拯積年哀乞無慮數十次而時烈終不許拯由是憾恨日深而猶行門弟子之禮不廢後拯貽書世采極詆時烈心術之不正世采之婿郎時烈之孫也竊見而歸傳於時烈由是此書大播於世至是時烈門人直長崔愼上疏言之領相金壽恒左相閔鼎重陳白於 筵中曰拯於時烈不絶師生之禮而貽書他人詆斥其師之心術古之君子絶交不出惡聲師生而有此倫常之變也此雖私家事拯是朝家禮遇之儒賢而於父師倫常之際所以處義者如此關係至重不可置之請自後

勿復待擬以儒賢 上從之右相南九萬默無一言而退初崔慎搆疏將上諸士友慮其將生大鬧皆極力止之而慎不聽李秀雋謁于左相曰慎將上此疏諸友止之不從若大監招致止之則渠必不敢不從盖慎本以北路之人左相為北伯時為其有向學之志資送於時烈使之受業慎以此常常出入門下故也左相笑曰諸友識見何其短淺耶右翁（時烈 師）平日言論極其嚴峻似多有太過處而其論皆主於綱常義理於此有差則不少舒究以此世人苦之者甚多而特以一代儒宗 聖朝賓師不敢顯加詆訿其誠心尊仰者不過吾輩若而人而已若於日後吾輩既死而此事始出則舉世群起而攻之雖吾輩子孫亦

將睎於趍向世道之變將如何也不若及此時明白劈破定其是非使後人有所徵信也秀儁歸家其兄秀彥促駕將出問兄何往秀彥曰崔愼之疏吾若止之而不聽吾將往白于老峰而止之矣（老峰鼎重號）秀儁曰吾才謁老峰而歸其言如此如此秀彥亟命輟駕吐舌曰此翁見識果非吾輩所及矣於是擬貽書時烈外若遜謝內懷慍憾猶稱以函丈門生而大意以為今若赦其過而許改文字則師生之義自當依舊云時烈荅書辭語或過當凡四次往復而其後遂相絕擬於辛酉抵世采書以為吾師多可疑吾欲效化于諫而死仍以擬上其師書示之而以時烈過惡歷數而懸揚之世采止之云是後擬之年前抵實錄堂

上之書又跋先是 先朝實錄纂修時拯欲以其父事蹟書之信史貽書於修史堂上有曰今或有以江都事詆訿先人者何異於指栗谷(先正李珥號)以妄塞悲之疏謂之自道盡之者耶然栗谷真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又曰其時權金兩人(江都死節人權順長金益兼)隷在南門故死不然亦無必死之義云其書在於數年前而至是始跋於是老論則以為渠敢以其父歸於無罪之地而斥栗谷以真有失欲以其父壓倒栗谷又以權金之死歸於無義慢蔑先賢反背師義莫此為甚學儒金盛大報罪跋通少論則以為此出於為父之誠孝而老論以怒拯之心抑勒成罪益當初 朝家處分之後義理森嚴少論不敢顯言救拯

至是始雀躍齊起太學齋任宋徵殷韺通施罰盛大史官金洪福等又停擧盛大於是彼此疏章日積於公車互相攻擊中外章甫之疏左紛紜掌令洪受疇上疏救㧨引故相張谿谷維文集中栗谷落髮之說以沙溪先生金長生栗谷門人爲證於是中外章甫爲栗谷伸辨之疏日至最後時烈上疏辨栗谷沙溪之誣曰臣嘗聞之臣師臣師問變形與否於珥曰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不知張維於何錯聽而至有落髮之說於文字間以臣師爲證耶且言尹㧨以權金兩人之死爲無義大害於世道㧨論褒崇節義之道　上優答之遂竄受疇時烈之論㧨事似有嫌礙而時烈以爲之世道扶大義不可顧嫌云

是年秋淸城府院君金錫冑卒

丙寅春 命選後宮以前府使金昌國女爲淑儀初 明聖上

賓之後 中宮復言於 上曰張氏之久在閭閻終爲未安

上卽召入之大被寵幸張氏恃寵自恣不遜於 中宮 中宮

追思 明聖之訓深懷憂畏而 上春秋已迫三十尚無儲嗣

欲得名族淑女選入後宮以廣求嗣之道以分張氏之寵遂請

於上 上以中宮欲廣求嗣之意 下教而親自揀閱昌國之

女被選焉昌國領相猶子也領相請對曰後宮之選專爲求嗣

地而昌國之女也素有腹病最妨於求嗣臣知而不言不忠也

請改選他族 上不從丁卯春以李師命爲兵曹判書師命

仁祖朝名相驪白江敬輿之孫　顯廟朝名臣大司憲敏迪之子而金錫胄之姨姪金壽恒之女婿也容貌丰美資禀聰敏文藝出人赴試場屋句語多驚人又有幹辦之才能辨無為有以少為多少年魁司馬當金錫胄詗察堅柟賊情之時師命以儒生叅謀有功庚申正月魁　賜柑之製有直赴之　命未唱第而朝著變逆獄起其夏　上以向時儒生多被罰廢舉　特設泮製慰悅之　賜入格者黃玧姜鋧申啓華三人第又命三人與前日直赴人設　殿試於春塘臺而唱榜師命又占魁蓋皆曲為師命地也人皆持目錄勳時師命初入別單俄又追勘正勳封完寧君入玉堂遂超喜善師命為人躁競危險貪權樂

勢見錫曺久掌兵柄威權煥赫平生歆艷之自封勳以後欲攬兵柄而朝廷有公議久不得售圖差全羅監司適當荒政善於聚財頗有善賑之稱而其實亦多弊端　上下　特教以善賑命加一資遞歸未幾又陞拜刑曹判書每來謁於驪陽府院君曰時勢多可憂者輦轂兵權非親且貴者不可大監何不內通而自為之耶驪陽不答師命退語親信將校曰吾每以此意白于某爺而某爺不應似是嫌於自擧也然則何不以我薦之耶欲使聞於驪陽也驪陽聽之而已一日謁驪陽曰右相（時南九萬右相）惟事黨論少輩多趍附時事可慮若自　上降手札勉戒之則庶可畏戢幼時見　孝廟賜酪粥於吾祖而酪粥盖紙之間有

御札與議國事矣驪陽亦聽之而已後尹判書堦来訪驪陽曰聞自　上降手札戒飭右相勿事黨論而必不變改云良可痛歎驪陽曰吾則未聞之矣繼又師命来謁驪陽問曰尹台傳如此如此之言而吾則曽未有聞豈此言行於世耶師命曰侍生亦未有聞矣必須又曰大監以手札事尚未上達耶驪陽曰君何為此言耶以君臣間際遇言之南相之於　當宁何敢比擬於王大監之於　孝廟耶且此等事自下何敢仰請況余猥托肺腑　國無儲嗣日夜憂畏而已勿論大小事何敢為内通之事君何以不深思而来勸於我亦何以傳説於人謂已有　御札事耶師命面色如土而退又嘗来言於驪陽曰甲子乙丑之間有一

不可測度之事令人疑惑未定矣驪陽曰何事師命曰諸内寺一日會於内班院有一隷持納大扇封於諸内官前内官等見之則外面書以内班院入納禮判所送云〻其時禮判即尹台趾完方兼御營大將也内官等趦以為訝稟于清城則清城使取扇封來送之禮判曰此扇封誤傳至此故還送云則禮判直答曰下送之物依受矣厥後屢違　召命終至出補嶺伯尹台決非交結官寺之人若是中間幻美之事則尹台必大驚駭傎問其出處而安而受之終至遞解將任而後已此何故耶驪陽不能荅師命去後謂諸子曰俄者師命之言如此如此誠可怪也其夕驪陽往拜其兄老峰相公而歸語諸子曰吾兄見識果

明透非吾所及矣聞師命所傳之言郎曰此非難知之事扇封
之送内侍假稱禮判所送者郎師命之渠所自為也余曰尹台
之安而受之者何也仲氏曰此所以為叔獜（趾完之字）也不為自辯
而只辭遞將任可知非淺丈夫也蓋師命畐占將任凡在將任
者無不被害既以此事逐去趾完又造謗言謀逐兵判趙師錫
而未售每懇乞金錫翼錫衍（明聖王后之姪）使之内通除將任錫翼等
欲拒絶之則恐其含憾一日入禁中以師命請簡披示内官金
鉉等曰吾輩何敢發此等言於　上前而某台強請不已何以
處之則可耶鉉等笑曰此台輕躁於吾輩亦每發難從之請何
可聽施耶不如置之矣錫翼等曰吾意亦如此故試問於君輩

矣至是兵判有窠廟堂擬望以入則　上命加望以二人加望
而師命擬末　上下點於師命焉時首相金壽恒淸愼有雅量
而剛毅不足時或撓屈追錄勳時猬爲狀　命金益勳之御將
李師命之兵判皆出於壽恒之手士論惜之
奉朝賀宋時烈在鄕上疏論尊周大義屢百言又言近日諸臣
論斥尹拯輒以背師爲言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臣豈敢爲
人師哉仍言其自少與宣擧規戒攻斥之始末不翅縷〻曰臣
旣攻斥其父如此故拯之抵臣書有痛刻之語人子之心安得
不痛刻乎況其詆臣之語皆考實而非誣伏望　禮待拯如初
云〻於是宣擧門人羅良佐成至善趙得重等聯名上大疏稱

以爲師辨誣詬辱時烈搃其醜悖政院未即捧入領相金壽恒

左相李端夏入白筵中請令政院勿爲捧入以爲鎭定之道

上允之判府事閔蓍重上劄曰良佐等之詆辱大老係是世變

所宜一備睿覽明正其罪何可預令勿捧以傷事體乎　上不

從壽恒等更爲請對曰臣等初不審思見閔某之劄辭義嚴正

不可不從　上遂入其疏　下嚴教命竄良佐於是宋時烈門

人前府使韓聖輔等十餘人叅判李秀彦李翔等相繼陳疏辨

誣平康縣監李喜朝作長書於時烈以良佐疏語逐條辨問而

有曰牛溪之孫（措咸至善）亦叅此疏世道寒心云則時烈荅曰牛溪

之孫故亦叅此疏矣仍言沙溪先生於牛栗兩賢不無差殊觀

壬辰以後於牛溪不無所疑（拮和義事）其後牛栗兩門人互相詆訛之狀而曰其源如此末流之褎襄無足恠也云云此書出後必論雀躍曰宋某今為攻牛溪之人至欲疏辨而未果右翁聞之笑曰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千載以下未聞以宰我為攻堯舜者也

三月光城府院君金萬基卒以趙師錫拜相師錫 大王大妣殿從弟而流俗宰相也為人鈍滯短於吏才而儀貌魁偉氣像寬厚方為一品冢宰而金壽恒當論相之際以無士望不擬於望中 上屢命加卜壽恒以李敏叙李翻申最呂望齊等連次擬入 上猶命加卜壽恒請對仰稟則 上以師錫為教遂追

而擬入 上始下點焉修撰閔鎮周上疏以屢次加卜事體顛
倒爲言 上震怒下嚴批未幾師錫寅緣曲逕圖拜相職之說
大播於世師錫以此惶懼引入不出而亦不敢以此成言只以
閔疏爲難進之端其實鎮周陳疏時未及聞此言也鎮周卽中
宮從兄也而 上勉出師錫之時輒下責鎮周之教鎮周憂畏
惶縮而已是年秋知 經筵金萬重入 侍講筵奏曰閭巷有
如此如此之說而 上則不知臣不敢不告知於 上矣 上
震怒卽下萬重于吏使告言出處萬重不對遂竄萬重於宣川
蓋張氏在閭家時與其母出入於師錫家人多知之故寅緣拜
相之說聽者多信之然師錫本非麤鄙側媚之人至於曲逕圖

囑似是不近理之說而抑張氏思其舊日出入之事欲其為外援而從中斡旋耶四次加卜決非無端而然也封張氏為淑媛張氏復入宮中之後寵幸日隆　內殿勸　上遴入金氏而金氏亦無寵幸至是　遂下封爵之命先是丙寅校理李徵明上疏有勉戒　坤聖裁抑戚里之語末言聞宮人張氏有恩寵此是庚申逆黨張炫之從侄女也聽言之路既廣則來譖之門易啓云云　上震怒以勉戒　坤聖非臣子之所敢言為罪而所深怒則在於張氏一款張氏事則以無是事為教初　命削黜徵明曰諸臣力爭而還収矣至是封爵　命下之後正言韓聖佑又上疏論之有張氏之事　殿下以其色也

殿下之封張氏以其寵也之語　上大怒屢下嚴教自是徵明
聖佑凡有擬望絶不　下點久後徵明得除忠原縣監宗室東
平君杭卽崇善君澂之子而崇善君郞　仁祖後宮趙賊之所
生也澂幼時以其母之故遠配後　孝廟放還而撫愛之澂娶
故叅判申翊全之女卽　大王大妣趙氏姨兄之女也至是杭
與其母出入禁中交結張氏極其諂諛以故　大王大妣亦偏
愛張氏而待　中宮漸疎諸公主甚惡張氏入宮時對　主上
或詼嘲戲語　上大慍之待諸主家甚薄海昌尉吳泰周自前
恩遇非常自是見待頻疎矣惠民署提調有窠銓曹以驪陽府
院君首擬則　命以杭特除宗班之提擧醫司古未有也臺諫

爭之不能得焉
夏六月驪陽府院君憂國成疾而卒
戊辰秋 命領議政南九萬右議政呂聖齊圍籬安置于極邊
先是以朴世采爲吏曹判書屢勤 敦召世采赴 朝入對
作爲一冊子論今日急務袖進之榻前 上和顔優待及世采
退閱其冊子則其中一條論杭事大意以爲杭出入宮禁無所
限節 恩寵之盛諸宗莫比至有 特除醫司提調之事人心
駭惑外言喧籍云云時大王大妃自春違豫症候屢翔彌留杭
與其叔樂善君湳爲侍 疾直宿禁中其母申氏亦長在宮中
日夜狐媚凡所以讒 中宮而尊張氏者無所不至閭巷傳說

不勝籍籍故世采憂之陳戒如此　上覽之威怒暴發下教曰此不過諸宗臣枝忌於杭之提擧醫司而做出此等誣亟令造言者自首杭叔姪不敢自安出闕待　命郎遣史官諭　旨慰安之日未暮又以造言者尚不自首下宗親府有司堂上全坪君溭于吏三司皆争之不能得　譴罷相繼領相南九萬右相吕聖齊欲救正請對時左相趙師錫尚不出仕九萬奏辭有曰顯廟朝先正臣宋浚吉以柟楨等非時出入大内進袖劄請禁戒之　顯廟不從其後卒有庚申之事識者恨之今世采之冊子亦先正之意也語未畢　上震怒以扇叩案大呼曰卿等為告變請　對耶大臣身為告變之事安有如此大臣乎九萬等

惶恐趍出則郎命栫棘極邊聖齊不出一言而混被嚴譴人

皆笑之兩人並配此邊 命以領府事金壽興拜領相（時金壽恒丁卯）

（卜相後屢遣嚴教迎相職出居東郊李端夏以 丁卯迎接處使時處事頗錯亦遞相職歸田里）又 下教曰

緣予不孝無狀招致一怪物於朝廷之上致使 大王大妣殿

未寧中有此憂惱之事世采郎匹馬冒雨還鄉領府事閔鼎重

上劄極論 君德 上又下嚴批

八月 大王大妣殿莊烈王后趙氏昇遐

竄兵曹判書李師命于朔州師命爲世所賤及爲兵判莫不駭

愕而庚申以後 上之寵眷師命迥異諸臣人皆畏憚而不敢

言師命意杭之有異圖爲密行詗察之事有洪致祥者益平尉

得箕之子而於　上爲外從也曾在壬戌年赴增廣初試對策極言詆斥金錫胄李師命錫胄則擬之權奸師命則比之桑弘羊孔僅而致祥爲人虛浪麤胡至是師命因金萬年送言請與鮮仇同事致祥欣然從之師命又令致祥廣求同事者致祥往請於金錫衍閔鎮厚皆拒却之師命致祥萬年三人遂同事所謂詗察者招張氏之甥希載語曰汝能詗察杭之凶謀而來告則當差送好邊將希載與杭方爲膠漆而欲以生面一言間之且希載所大欲方在兩局大將而欲以好邊將誘之得其死力其計可謂疎矣又招杭之所親武人朴姓者使之詗察如是之際杭豈不知耶杭既知之則　上豈不聞耶持平尹世喜覘知

上意遂上疏極論師命之罪　上批曰戇揲之風予用嘉尚仍
命招世喜使之面陳於是兩司齊起請竄　郎允之
十月後宮張氏誕生　王子張氏之母臨産入宮乘有屋轎持
平李益壽李彦紀捉致張奴刑訊取其轎焚之轎則杭家物也
上大怒其夜捉致憲吏及所由（憲隷之稱）於內獄　命官侍按鞫而
窮問指嗾臺官之人時金昌集金盛迪方在玉堂兩人皆金淑
儀之族疑兩人之通于臺官故也達夜連刑吏隷皆無言而死
於衎楊於是兩臺引避三司齊起杭論校理俞得一在面折力
爭　上下嚴教連施譴罰過數日始乃悔悟益壽彦紀得一等
至加　獎諭領相金壽興於筵中以有燕禖之慶致賀語仍請

放金萬重 從之左相趙師錫時已出仕行 新陵摠使之任
上眷遇異常 頻降密札不知所言之何事而蓋爲張氏訃師
錫堅不從自是待之漸疎未久遞相職
己巳正月新生 王子定號元子 上命招大臣二品以上三
司諸臣而 教曰國勢孤危將有大舉措諸臣欲不從者納官
退去可也仍以新生 王子定號元子之意 下詢焉金壽興
以下皆以 内殿春秋尚少日後恐有難處之患郎今定號似
涉太早不如姑遲爲對時鑴積餘黨締結希載昏夜聚會造爲
讒言以朝臣不扶於後宮之生子等語日後浸潤於上聽 上
入其說故 下教如此而南人沈梓等數人同入 侍皆賛之

至有　殿下家事之語吏曹判書兼大提學南龍翼階輔國秩
最高故繼壽興而達曰此　國家大事　殿下所宜與諸臣反
復講確務歸至當而先發納官退去之　教欲以爵祿制下今
臣退則退矣而　殿下待臣僚之道實有歉焉仍及太早之意
上仍命定號後群奸以龍翼言辭悖慢爲罪而竄死於北荒有
儒生柳緯漢者上疏以定號之際諸臣多異議有若上愛者然
兩司交章請竄　上勉從之（此等事老少論姑爲協心同事）
二月奉　朝賀宋時烈在鄉上疏以近事勉戒　上大怒卽命
栫棘絶島仍褫革朝廷盡退朝臣以權大運起謫中拜領相睦
來善金德遠拜左右相沈梓爲吏判尹深爲兵判閔黯爲大司

憲李鏶爲訓將時烈聞　元子定號繼有緯漢之疏深懼士禍
之大起遂上疏首陳獻賀之意仍言昔宋哲宗十年在藩王有
嘉岐二王之嫌而神宗有疾始策爲太子朝廷大舉措責乎于
于也今者諸臣太早之說出於忠慮之至　殿下若不深察其
心則士禍作矣又引我朝　仁明時事爲證而戒之時　上已
深中譖言業欲變易朝廷而難其名及此疏入以十年在藩王
有疾始策等語非人臣所敢發口遂　命栫棘絶島配所定於濟州又
以時烈爲朝臣領袖盡逐諸臣焉
大行殺戮殺前領相金壽恒儒賢宋時烈削庚申勳籍盡殺庚
申勳臣生存者及上變者李元成庚申秋追上變者殺壬戌上變人金

煥而金塤戴金重夏同被殺竄前領相金壽興前判書南龍翼
前判書尹堦前判書李翊前叅判李選前承旨尹世紀前持平
金宇杭竄庚申元勳金萬基之子鎭龜鎭圭鎭瑞金益勳之子
萬採於絶島金錫胄之子道淵自殺時群奸充滿朝廷必欲為
庚申諸逆報讎以壽恒為其時按獄首相湊合千古權奸之罪
名而為案栫棘珍島繼請殺之 上初不從判書李觀徵以下
數十人聯名陳疏請殺壽恒 上從之壽恒聞有 後命夷然
無驚怖意諸子號泣不食親勸粥飲處置身後事甚纖悉金吾
郎至從容受 命聞者莫不流涕時烈初請拿鞫嚴問數月而
允之又以為別無可鞫之事直請賜死時烈被拿上來到井邑

受　後命時烈時年八十三而精神不少衰聞壽恒前一月已死在道能製壽恒墓碣文辭奇偉無減於少時臨命時得病氣息已奄奄而猶能俯伏聽　命而死門人數百護來治喪扶櫬而歸連亘十里餘云庚申勳臣李立身朴斌南斗北李光漢皆死於桁楊而立身壯士也受刑幾至二十次而不少屈輒向堂上罵曰我爲　國討賊何罪之有聞者壯之李元成亦命至冬始跟捕杖殺之惟申範華久滯獄終免死莫知其故人益疑之金益勳金煥至翊戴金重夏皆死於杖下追贈趙持謙韓泰東官以曾請罪益勳也兩元勳皆已死故竄萬基之子三人錫胄之子道淵則嚴鞫問之　啓道淵飮藥自殺遂籍沒錫胄家產

道淵以獨子無子而死錫胄遂絶嗣李翔少以學行被薦 朝
家以儒賢待之而為人質樸白痴惟事力農學術別無可稱世
多笑之先是翔所居鄉里有淫烝之獄而請推官緩治之翔發
憤抵書于諸推官詳錄其事情有若立訂者然推官皆以為駭
末又上章言監司守令恬然於綱常之變朝野莫不非笑之所
謂淫烝者於翔為疎遠戚屬於是謗翔者以為翔流涎於其人
之田產欲殺而奪之為此擧也校理朴泰萬疏論之 上即命
削版持平金宇杭爭論以為平日禮待之人不加究覈而遽施
削版有非事體 上不從其後監司尹以道勘斷獄案諸證左
處皆以翔之教誘取供以 啓至是遂拿致王獄 上屢命刑

訊而翔老病不能施刑經年滯獄竟死於獄中金宇杭以此竄
邊地　上廢易朝廷之後首拿囚洪致祥金萬重又　命拿趙
師錫之子泰耉問師錫所被謗言之出處泰耉以不知爲對
上命刑訊泰耉始對曰初聞此言於沈權拿權問之則權對曰
聞於趙亨期亨期旣拿極口自明與權面質權多屈　上命訊
刑權則權始對以李徵明聞於洪致祥而來傳故聞之又拿問
徵明徵明無異辭盖權是徵明之婦婿致祥是徵明之姻婭於
是鞫問致祥則致祥以妄有所疑等語首實先是又拿金萬重
之子鎮華問以言根出處鎮華以得聞於外從叔李興朝爲對
興朝即師錫從姪婿也興朝旣拿以爲鎮華欲以言根歸之本

家無端以我爲訂云　上命刑訊鎭華至是移萬重於鞫廳而刑訊之萬重以得聞於李師命爲對師命萬重之婿頤命之兄也師命先逮就拿至是以萬重之供盤問則對以與師錫素有嫌隙故聞致祥之言果爲樂聞而傳播云又師命前日所使詗察者朴姓武人上變告師命詗察杭之事以此又問師命則師命無辭自服　上以致祥爲王室至親而貴主尚在只　命處絞師命以誣　上不道陷人惡逆照律處斬萬重栫棘絕島後死於南海謫中沈權李徵明皆配絕島金壽興南龍翼尹堦李翊李選皆死於謫中後數年趙師錫亦以與錫胄同事冒濫勳籍爲案而竄之固城死於謫中以尹拯擬大司憲望時人以拯

與時烈為敵前日 處分更無請改之事而直擬於都憲望時
烈祭沙溪文中挻乃奮騰云者指此而發也後數年挻果除都
憲辭疏只曰不幸與時烈情義不得保終稱鑴則曰其人罪死
云末又畧及其甥姪朴泰輔死義之事 上下嚴教削黜
黜貴人金氏于外金氏自淑儀加封為貴人至是被黜
四月廢中宮閔氏歸之私第撲殺陳疏人吳斗寅朴泰輔竄原
任大臣李尚真冊禧嬪張氏為王妃 內殿性度淑慎温柔與
人無忤色宮中上下莫不誠服上亦甚重之雖張氏承寵之後
晝則常處於內寢 內殿嘗夢拜 先王先后先王先后以張
氏締結逆黨將禍國家為 教 內殿告於 上上聞之亦無

怒色及 王子之生 内殿甚以爲喜欲一往見而恐如王皇
氏之見陥於武氏不敢請於 上時張氏簒奪之計甚急 上
意亦欲毋以子貴頻頻入内欲探 内殿之過惡而終不能得
不得已數日絶迹於内使宫人數罪曰曾説夢中之事今張氏
生子福履方隆果何如也 王子之生 國之大慶而一不來
見何也四月廿三日 内殿誕日也朝廷及政院玉堂進問
安單子則 上命還給之仍 下教懸揚内殿過惡而不過説
夢一事也於是大臣率百官庭請三司伏閤爲力爭之狀引對
時兵判閔黯實主凶謀而陽若流涕 上曰閔黯流涕之狀予
不忍見使之出去李萬元李允修沈撰沈秀良等或竄或拿以

示盛怒而旋皆放釋權訖以年老之人辭語不能明白而以西
人之故　上以此類皆懷異志為教而下之吏罷散朝士聚會
敦寧府以前判書吳斗寅為首上疏爭之日暮時疏入則　上
夜出仁政門親鞫斗寅等斗寅及李世華俞櫶三人先為拿入
又令製疏者自首則前應教朴泰輔自當就拿泰輔平日剛褊
自用不屈於人　上常惡之吳斗寅則無辭受杖李世華初稱
渠自製疏又稱聞有疏舉果為隨參而豈知疏語之如是無狀
乎朴泰輔抗言力諫益激　上心　上命以誣上不道納承款
招泰輔終不屈是夜斗寅受刑三次世華受刑二次泰輔受刑
三次烙刑無數　上怒甚肌膚露出皆命灼爛慘不忍見泰輔

不必動俞櫶以元不叅涉於疏語爲對得免刑訊天將明左相睦來善請 上入內曰臣等當按鞫 上從之右相金德遠以言語失對 命罷職知義禁李觀徵上疏請勿殺 上怒稍解命各遠配斗寅叅輔皆出獄而死於道中判府事李尚真上疏爭之命竄極邊竟死於北青謫所 上教曰此後此等疏章當論以違律政院勿爲捧入於是二品以上庭請及三司伏閤皆停廢啓才三日矣前應教李后定上疏辭語激切人多傳誦而不得入儒生聚會議疏而人皆厭避爲頭幼學成揆憲自當爲頭及 親鞫之後諸生多刮名以走而揆憲獨持疏詣 闕不得入文科新及第未放榜者聚會議疏榜首李師尚不從而罷

於是 內殿乘有屋轎自曜金門出遜位于安國洞本家閔宗道李玄柞同坐刑曹直房見屋轎之過玄柞則下庭俯伏宗道則使人閉户曰不欲見也云時府院君三年未畢內殿直入几筵攀擗哀號而後就於寢室時閔鎮厚等在囚本家諸族奉出几筵移之他所家中諸婦女倉皇搬移遂牢鎖本家大門人不得通初吳斗寅等親鞫時 上命囚閔鎮厚鎮遠兄弟判義禁閔黯請罪目 上曰今此希輔等幽跡必是此輩之所指嗾以此嚴問鎮厚等以素與希輔家有嫌怨爲供過十日後始 下判付分揀放送張氏曾已屢次加封陞爲禧嬪至是 教曰禧嬪張氏毓慶令家婦自結髮其令冊爲王妃張氏之兄希載自

南人當朝之後卽待以士大夫如都揔府訓鍊院兼內乘等職無不歷踐至是日超月遷未數年爲右尹兼揔戎使矣張氏既志滿意得向 上頻有不遜之擧後宮有於 恩者妬恚特甚 上頗悔悟每燕居獨處輒長吁永歎或企立西望安國洞而歔欷不已杭晛知之大生恐怯反欲納媚於 廢宮頻以柴炭粮饌等物進獻 廢宮答曰我是 國家罪人只待後命而已王孫私饋之物何可冒受乎一切却之杭寅緣其內從申錫莘（錫莘卽廢宮妹婿）送言于閔鎭厚必欲受其所獻鎭厚輒以 廢宮 下教至當何敢違逆爲答矣有人每於夜中投蔬菜數束於 廢宮墻內隣人嘗偶然見之則卽一老嫗似是往十里賣菜者而

終不知其爲誰某甲戌後亦無自衒者其人可敬日供粮餅柴炭每自本家進供〻中有生鷄 廢宮仍養之久後雌鷄变爲雄云初出宮時路中有一狗随屋轎而来仍入 廢宮晝夜不離窓外有人跡輒吠之 廢宮仍養之至甲戌還入宮時又随出到中路不知去處聞者異之

秋前左議政閔鼎重圍籬安置于平安道碧潼郡鼎重在庚申與金壽恒同爲按獄大臣時輩之欲爲甘心無異壽恒而渠輩雖容地圖廢 母后猶欲避大比之名以鼎重爲 母后至親不敢發李元禎之子聃命連爲三司長官被其父死時血染之衣涕泣行乞於諸宰及名官以報讎壽恒死時所謂搢紳疏亦

迫於冊命而發至於鼎重則冊命之訃不能行四月廢妃之後
上教曰閔鼎重不可仍置大臣之列削奪官爵至是嶺人金元
燮南庢分占兩司皆冊命鷹犬也猝發合啓以圍置勘律 上
郞允之元燮庢繼發按律之啓 上不允左相睦來善於閤門
外面責元燮曰請殺大臣何等大事而朝廷所不知之 合啓
猝發是何故耶蓋來善於鼎重曾有受恩之事必欲以德報德
故有此言也旣入 榻前又以責元燮者佈達於是司諫申學
首先引避立異繼而睦林一權珪相繼立異李觀徵時爲吏判
持論稍和緩且與鼎重爲近戚故凡冊命私人勿擬於臺望大
司憲李玄錫上疏亦言合 啓之非冊命遂囑嶺人稱以儒賢

者李玄逸或 遂奏或陳疏請從合 啓至為決去就之狀聃
命又嗾嶺儒之居泮齋者上請留疏訐終不售合 啓之連啓
甚罕至庚午秋始停咼重自甲子秋得半身不遂之病到配後
漸至沉重精神迷錯至壬申竟卒於謫中
命移處 廢妃於别宮自官供奉不果行右相金德遠既罷還仍陳
劄請移處 廢妃於别宮供奉如儀 上從之張氏聞之大恚
廢食發惡 上不得已還寢前命云
時將以 廢妃之由陳奏於彼國申厚載受專對之任問於左
相睦来善曰彼人若問 廢妃罪狀則將何以對之来善曰勢
將以 上教中語推演為説以不恭不敬等言語之可也厚載

以此陳達於 榻前而去盖 廢妃時 上教暴揚罪過有不
恭順三字而不敬二字 上教之所無也
庚午春冊 元子封爲 王世子
辛未竄武人金廷説於絶島廷説驪陽府院君軍官也已以
後慊慨滂泣奔走京鄉適逢儒生金慶咸與之意合慶咸自謂
有謀畧締結宦侍偵探内間時有儒生韓重赫俞宅基等亦爲
此事〻頗漏泄有人密告於兩局大將於是訓將李鏶御將李
義徵請對陳達遂命拿覈而廷説被告者不過着揮項着道袍
昏夜出入行止荒唐而廷説受刑三次 上特教曰着揮項着
道袍何罪其令減死絶島定配遂罷獄

甲戌三月右相閔黯遂白起大獄逮囚數十人大肆鍛鍊 上
大覺悟始命圍置黯於絶島更命拿鞫安置禁府堂上柳命賢
等於絶島復以南九萬爲領相朴世采爲左相尹趾完爲右相
柳尚運爲吏判徐文重爲兵判申汝哲爲訓鍊大将
四月 王妃閔氏復正壼位張氏降爲禧嬪下希載于獄黯賜
死希載不加刑訊 上遣宮女降手札於廢宮曰當初處分之
後即有悔恨之意而國家大處分亦難猝然變易隱忍以至于
今矣何幸黯賊魚肉搢紳之計自然透露故盡黜群凶今始相
問慚恨何言此後豈無相逢之便耶仍以衣襨數襲送之内殿
出廳事捧手札置案上跪見之答書曰妾有死餘罪日夜唯俟

後命之下千萬意外忽承　手札下問惶恐感泣不知所言
上下教曰廢人使人問之則辭語悽惋令人感動其令入處景
福堂供奉如儀於是多遣宮人侍衛如常又降　手札而告其
由　内殿以書辭謝曰妾負罪至重至今保有軀命莫非　上
恩今何敢以此罪累之身入處大内乎況　命錫衣襨其中文
縟乃僭服也何敢服着乎千萬不敢當矣　上又降手札曰屢
年閭舍備嘗艱苦皆予之過今幸悔悟欲為返入大内而過辭
至此每接手書蒡增愧赧此後勿為如此過謙之事以吉時好
好入來以慰予意仍　教曰所下衣襨如不服御則尚宮當被
重譴於是諸宮人扶擁易服備儀仗導從入曜金門至景福堂

上佇立於景福堂前以待之　內殿出轎俯伏欲謝罪過　上
親自扶起曰何如是太過耶　內殿曰惶恐終不敢入矣　上
命諸宮人扈擁而來曰如不得奉還於景福堂則當有重罪於
是扶入於景福堂政院玉堂進問　安單子　內殿起出　上
問何故起出　內殿曰諸臣問安不敢循例受之欲措辭為答
耳　上曰此亦過矣令以知道答之　上顧內殿曰府院君兩
府夫人爵號則予能思之而即今府夫人爵號不能記得未知
謂何　內殿曰臣亦茫昧不能記得矣　上笑曰此托辭也沈
思良久曰今始記得矣仍下備忘曰驪陽府院君海豐府夫人
恩城府夫人豐昌府夫人並復其爵號　內殿俯伏而達曰妾

之入處大內已是分外而今又似將有大處分此不但妾之萬
萬所不敢當竊恐 殿下於國家大事有未及深思也彼國奏
文之際事多難處且世子情理何忍不爲顧念乎 上曰予當
初不察處分大誤到今復位事順理得中外人心必將脫服予
志已定勿爲過慮仍 下備忘曰既已移處別宮又復府院君
爵號予意豈偶然哉天無二日古今通義其以張氏册寶並其
父母封爵誥命而燒火張氏降爲禧嬪中宮復位册禮令禮官
卜日擧行 王世子從 上預待於景福堂前呼以母氏不離
左右 內殿下書于戚里曰世子奇特奇特渠視我如母吾亦
憐愛之特甚矣是夕 上親導內殿還御寢殿又命遣承旨致

祭于府院君墓承吉尹以道奉命致祭

命追奪故判書閔宗道官爵宗道即己巳圖廢 母后諸賊之魁也 傳教中不明言其罪人情頗鬱焉是日之擧出於群下積寃積鬱之餘中外士民老幼男女莫不歡欣踴躍而悲喜之極惝怳難狀政院陳啓以為 壼位升降何等處分而一紙備忘有司奉行而已則事體反輕請待大臣赴朝商確擧行 上允之時三公皆在鄉未及上來故也兵判徐文重聚諸宰于敦寧府以事體之輕遽欲聯疏論之諸議皆以結語為難遂散領相南九萬赴朝啓於 筵中曰今日諸臣雖當以復位為幸降號為戚而已有何商確之事乎若欲商確則是子而議母也仍

請推陳 啓承旨 上允之 上教曰年前希載搆誣國母作
書入送於宮中曰閔某之言如此云〻以此究問於黯及希載
兩賊皆遁辭不服九萬請於 上曰此事上既親見而發之兩
賊皆當請刑而黯則曾經大臣有難輕加訊刑且無更爲究覈
之端直爲賜死合於事體希載即 世子之外三寸血肉之刑
有不忍加且若刑希載必及禧嬪若及禧嬪世子亦必不安請
勿刑訊減死酌處 上從之只黯子章道連加刑訊斃於杖下
惡盡爲發露則或恐處分過嚴禧嬪 世子皆不得安保故發
此請其心雖可謂出於爲國而誤入則深矣 上則聞九萬之
言或慮禧嬪罪狀發露之後群下論議崢嶸 世子不得安其

位故是後爭論之言皆不得入於是公議齊憤皆咎九萬而老論則以爲九萬爲日後禍福之慮欲爲全身固寵之計少論則拯稱其寃以爲出於一片苦心然少論亦顧畏公議希載正法之後啓無不隨叅其後左相朴世采赴朝首論希載不可不正法且徐文重敦府議疏之事不可不罪 上不從希載事只罷文重職後世采入 筵中以希載事終日力爭竟不得請遂決歸盖希載不問之故當初凶徒之締結希載昏夜聚會畵廢國母之狀終不得現發爲惡者何所懲乎人心以此愈憤鬱焉南人朴小北朴萬鼎上疏以爲禧嬪誕生 世子事體自別供奉等節宜稍異於諸嬪御右相尹趾完亦陳疏如珽等之請

上不從復位後數日　上謂内殿曰當初先復位時予親往廢
宮迎之以来則情禮允當而倉卒思不及此以致事體輕遽甚
可恨也自有希載事以後老少論爭鬨日甚朝紳章甫之上章
聲罪九萬者不勝紛紜被罪者相継而猶不止少論知老論所
執之嚴正不敢抵敵而以老論不顧　世子之說相與煽動矣
柳尚運秉銓尹拯則依向来餘套循例注擬於吏叅都憲之望
贊善祭酒等職亦為啓下　上亦復以儒賢待之尚運首以吳
道一為吏曺叅議道一已巳為清風府使而賢黜享之事無辭
擧行見棄士類其他向来失身之類一皆奬用李秀彦以都憲
論道一事尚運啓奏而两出之秀彦為全羅監司道一為江原

監司

宋時烈之子基泰進　孝廟手札先是　孝廟在宥與時烈托魚水之契頻降密札與議復雪之事而輒令付丙其中三札無付丙之教而其一則使　顯廟親傳於講席又庚申時烈赴朝將還　明聖王后降御札至誠勉留使金錫衍傳之時烈十襲寶藏時出展玩而涕泣焉戊辰冬時事將變領相金壽興陳達此事請　上取見冀上心之萬一感悟也　上遣史官取來時烈以為付之史官事涉泛然當令臣之孫息曾經侍從者疇錫陪進及疇錫到中途而士禍已作還為取去矣至是疇錫亦已死疇錫之父基泰上疏進之　上下溫批至有予負先卿先

卿非負予之教仍以　御札付之史官使錄于史冊而無還入之教其後實錄脩正時其時史官金世鎬已死家在嶺南故行關查問於世鎬之子則以不知去處為對世鎬南人也必惡而去之也痛恨何極其後實錄廳求得模寫之本而進之云

九月後宮淑儀崔氏生　王子後封延礽君

乙亥命復李翔李師命官爵而還寢己巳被禍諸人甲戌盡命復官之高者賜祭惟翔及師命不為擧論是歲夏旱行疏決玉堂官閔鎮厚陳翔事請詢問諸臣諸臣皆以為翔欲奪田產立證淫獄之說人皆稱冤師命則功過相準皆命復官禮判朴泰尚疏論以為不可即　命還寢

丙子夏冊舍人沈權孫浩之女爲　王世子嬪張氏父母墳有
埋凶事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右相申翼相等請勿問太學
儒生及三司諸臣力爭之始命設鞫罪人斯得皆伏誅張氏父
母墳在於西郊延曙春間有向世子咀呪埋凶之事石物亦有
破傷處張家呈楊州牧出立旨至是儒生姜五章稱名者上疏
告之　上大驚親臨鞫問埋凶時有一號牌落於墓前則兵判
申汝哲奴應先之號牌也應先爲先推問則供以渠之上典屢
爲京兆尹故寅緣京兆下吏多成號牌預備閪失之患矣渠之
酒伴或有請借者則許借之此外無所知所謂借牌者數人拿
覈則皆稱寃不服於是應先及借牌者皆斃於杖下而獄罷仍

命詗捕正犯矣有告張奴業同形迹可疑者拿業同而問之則
可疑之端多所綻露三公入對請勿問　上許之蓋明知此事
出於張氏九萬等恐其事端之盡露必欲掩護故也　上旣許
勿問則尚運稱以不勝感激僕僕稱謝而退館學儒生上疏直
斥三公護逆之罪三公皆屛退城外三司諸臣又請對力爭
上始覺悟而許之命逮三公以左叅贊尹趾善特拜右相使之
設鞫業同初稱其上典使渠往見墳山曰必有可疑之事及往
見之則埋凶累浪籍又有髑髏落地云云又問汝上典何以預
知可疑之事耶業同始以埋凶諸人敬告其一卽希載外四寸
金是梡稱名人其餘皆武弁及中人輩也各人等皆箇箇承款

而皆以爲主謀者李弘勃弘勃即義徵子也義徵己巳以後連爲兩局大將甲戌以罪賜死者也盖弘勃以怨毒之心欲移禍於老論以報私讎而汝哲在武弁中以老論見稱故爲此計也弘勃不服與諸囚面質則語屈低首不能答而猶不服刑訊十次壓膝烙刑各數次而死諸囚之供以爲張墳慰安祭文使恭潤製之恭潤即德遠子夢陽之子也姜五章陳疏時覔出五章者蔡彭胤也製疏者尹宗緒宗緒即尹善道之孫也埋凶諸罪人皆伏法之後趾善白於上曰宗緒彭胤等所坐不關於行凶請令禁府治之而罷鞫廳　上從之宗緒等下禁府受刑數次減死遠配彭胤與趾善切親故人或疑之是獄之起　上初甚

驚恚及盡燭事狀之後絶痛張氏之奸凶自是不復至其所居
之宮後宮例有逐日問安兩殿之禮而張氏甲戌以後深懷根
毒一不行問安之禮云戊寅冬因儒疏尹拯事是非又起 上
右拯曰父與師孰重又以甲子陳達之兩大臣為非是兩大臣
之子閔鎮長金昌集皆不安上疏乞被罪 上下溫批慰諭
魯山君追復位號上謚曰 端宗大王司藝申奎上疏請 魯
山及 愼妃追復位號以鮮數百年寃鬱 上令百官皆獻議
諸臣多請 魯山復位而 愼妃則先代廢妃後王追復於禮
未安多以為重難 遂命 魯山復位於是追舉禘儀祔於永
寧殿改封陵寢

已卯後宮淑儀朴氏生　王子後封延齡君

冬以端宗大王復位設增廣陵慶科擧子李聖輝宋晟朴彌渭李秀哲金麟至李道徵等給賂於泮隷順德憲吏閔時俊容囑差備官金戩等取考試時入格之試券搜出其皮封所書姓名及四祖皆擦去之以渠輩名改書之李世楨則借製於人而得中俞世基則容通於考官趙大壽而得中事皆發覺犯者經年因獄屢施刑訊終以滯獄之故並絶島爲奴仍罷其榜過十年後復科

〇李聖輝遂之子也宋晟昌之弟也李秀哲秀彦弟也朴彌渭世采之孫也世采先數年卒矣道徵嶺南人也

庚辰四月　内殿有不豫候時　内殿猝然有患候腰脚刺痛不可堪至於成膿破腫　上命閔鎭厚鎭遠别入直頻頻入侍

承候又命本房諸婦女　內殿所欲見者皆令出入侍疾於是
府夫人及姑母及凡身之妻姊妹皆更迭出入侍疾鎭㝢凡身
每日朝夕入侍診　候或有別症則一日或三四次入侍矣
辛巳八月　內殿仁顯王后昪遐患候閱歲沈篤或有少間時
旋復添劇前後破膿至於五六處腰脚無完膚消鑠枯槁不忍
仰瞻形症千百變幻而精神不少變臨終猶言語琅琅得病十
七朔至八月十四日丑時　昪遐嘗語鎭㝢等曰　世子天性
至孝朝夕不離予側愛敬過於私親其往省私親也亦必告予
不敢自擅自予病後若値添重之日則亦不敢告予往省予覺
其然必使之往省然後始往焉聞其私親或與之附耳密語雖

未知所言之何事而　世子輒嘿然不應以此至被毆打涕泣
而歸云尤爲可愛可矜又教曰甲戌復位之後未久朝議以爲
世子私親供奉等節當與諸嬪御有別自是宮中人心率皆傾
嚮於其處宮中舊法嬪御家內人無敢出入於大內近處而其
處內人則常常往來於寢殿至有穴窓窺見之事而寢殿宮人
莫敢呵禁事涉寒心無可奈何卽今予病形症涉恠異人皆謂
必有所祟宮人時英者多有可疑之跡亦不無現露之事而何
人敢告於　主上而主上何以知之乎且予備受苦楚今至兩
年已無回蘇之望今日所顧惟在速化而猶有進退如是彌留
苦哉冤哉仍泫然下淚鎭厚等不忍仰視呑聲飮泣而已初喪

入梓宮之日　上以文書一封授臣鎭遠曰此是甲戌年往復手書也奉入於　梓宮下方可也仍拭淚臣敬奉而入置于梓宮下邊

圍置前叅判李鳳徵于絶島時　中宮虛位失志群凶無不雀躍皆望張氏之復位朝臣亦莫不危懼李鳳徵以軍啣上疏以爲張氏事體自別今此　國恤時服制不當與諸嬪御同　上不納公議皆惡其嘗試之態欲論啓請罷而猶未知　上意之如何顧畏莫敢發掌令鄭維漸獨發削奪之啓　上即允之繼而特令遠竄掌令權𢢽稱以落馬不爲叅啓士論短之後又加律栫棘于巨濟

宮中巫蠱事發 命賜張氏死拿致張希載而誅之希載妻及
閔宗道之子彥良希載近戚安姓尹姓人等皆伏誅行巫宮人
時英雪香淑英且生希載妾淑正等皆承服正刑時淑嬪崔氏
追念 仁顯 逮下之恩不勝痛寃之情以 國恤祟在巫蠱之
意密告于上上大加驚痛猝然親至張氏所居之宮立于戶外
命宮人入探張氏懷中而無所得（意其通謀之文書藏在懷中也）遂 躬問可
疑宮人等得其情夜 下備忘 命賜張氏死曰此舉為宗社
也為 世子也於是承旨徐宗憲尹趾仁請 對反復力爭假
注書李命世出位抗言至以今日之事比擬於已巳事 上怒
責之仍 命下吏兩承旨仍又力諫別兼春秋權尚游尾陳曰

處分終涉輕遽收還爲宜云則 上始許之 上仍命設親鞫
趾仁又以爲不可而爭之 上怒削黜趾仁翌日遂親鞫于仁
政門鞫問巫女及時英等頷相崔錫鼎袖劄爭之蓋恐張氏之
罪狀彰著也 上不從明日又進劄 上面責頗嚴而不從又
明日錫鼎不叅鞫而又呈劄 上震怒命錫鼎中道付處左相
李世白右相申琓皆言其過重承旨趙泰耉尤極力伸救 上
終不從于時少論少北等人〻皆上疏以全恩張氏保護 東
宮爲言至尹拯崔奎瑞亦陳疏 上輒批曰今日之擧爲於
世子也老論諸人皆以爲 上以爲世子三字前後 下教不
啻諄復何敢有若不信者然而必上保護 東宮之疏有同出

立旨者乎此非臣子道理無一人陳疏者少輩反以此論老論不忠於 世子嫌隙益甚云埋凶諸賊時英等皆伏法 上仍與大臣諸宰商確遂賜張氏死大內諸殿宇處處掘開多得凶穢之物仍 下教焉 上命拿致張希載並正邦刑希載嚴鞫之啓聞屢年乃停配於濟州故拿致希載臨死叢告巳巳圖廢時凶謀希載妻及希載四五寸親安尹諸賊皆拿鞫戊巳間閔宗道李宇鼎等聚會謀議曲逕內通之狀畢露 上歎然不安下未安之教鞫廳大臣以下上疏待罪更不得窮問而宗道之子彥良承服正刑希載彥良等大臣以下就禁府鞫之吳始復使趙姓宦者探問張氏服制於內間始復不能諱配濟州沈檀睦林一則鳳徵陳疏時

相與往復之故並逮竄皆出於諸罪人之招故也 上自業同
獄後已燭凶徒之情狀及是尤為深惡痛嫉 世子時年十四
性度不能篤實堅確故遭此人倫之大變而別無傷痛惻怛之
色矣是後 世子凡事少違於 聖志則輒擧張氏之名而責
之曰某之所生豈不然乎必厲聲嚴責 世子震恐罔措其後
世子得奇疾終成國家之禍或以為疾祟於驚恐云希載伏誅
後四肢分之八方尸體棄於街巷猪狗爭食而莫有敢収之者
初 國恤前有鄉儒陳疏論斥南九萬等深長慮蓋九萬之曲
護希載自以為深長慮故也 國恤後柳尚運進疏曰深長
慮三字臣所首發也乞被罪人皆謂尚運欲攘奪九萬之功而

爲此疏莫不笑之未幾九萬尚運皆以臺啓被罪

癸未冊順安縣令金柱臣女爲　王妃

命前判書朴世堂中途付處旋還収未幾世堂病死世堂早登

科有文名出入玉堂忽謝官退處於東郊樓院時世堂當通銓

郞而時任銓郞閔著重以世堂行檢不足薄之不薦世堂以此

發怒遂不復仕云其後其子泰輔鄭死於己巳之變旣自處以

急流勇退其子又節義卓然以此世堂於自中般望漸高及門

請學者頗多世堂素喜異端隱恠之學嘗註釋南華經刊行於

世且善於科塲文字所以教授者專用此等書門徒多有决科

者而皆無學識之可言晩年乃抹去四書大註而自改之全背

朱子本旨名曰思辨錄每許之曰朱說非間或曰朱說是以授其徒又撰故相李景奭碑文而以先正宋時烈嘗因景奭撰三田碑有侵斥語碑文中僇辱時烈殊甚館學儒生洪啓迪等上章辨論　上優批命世堂付處中途叅判李寅燁疏救世堂而本事則不敢提論只曰世堂乃叅輔之父退去田野老病將死乞蒙寬貸　上遂還收前旨仍　命依儒疏所論自玉堂取其思辨錄逐條辨破玉堂官李觀命權尚游議于遂菴權尚夏農巖金昌協辨論以進世堂又以古禮有卒哭不復饋食於下室之文遺戒其子廢三年日祭世堂既死其子依其言廢之其門徒亦有從而廢祭者臺官金萬謹上疏論之疏中多悖　旨語

上怒甚不及省禮判閔鎮厚以為古禮雖有此文朱子既有定
論且是時 王之制則無端廢闕有關風教陳達 遂中作為
令甲以禁之
乙酉鄉儒權以平上疏又論南九萬等之罪大司憲李墪請對
入侍請罪以平至有名義為穽之語 上特命墪遞竄又罷南
九萬職仍召右副承旨閔鎮遠而語之故鎮遠曰墪之遞竄似
過重南九萬則曾以得罪名義被罪既已収叙今又因墪言而
罷職則有同怒甲移乙恐為未安矣 上不從曰此非移怒也
比隄防不嚴故如墪輩敢發此言將至義理晦塞不可不更為
罷職矣仍 教曰將欲親行酌獻禮於敬寧殿矣仁顯魂殿俄而

親製祭文而下有曰積痛必伸義理猶晦世道至此寧不惋慨
云奏御文字中有書禧嬪字者則　上必責罰之曰罪人何敢
書其爵號乎
秋命禪位于　世子旣而還寢　上數年來疾患頻仍火熱上
升寢膳俱減而萬幾至繁酬應甚艱自昨年已有禪位之意至
是　下教禪位大臣率百官力請還收以至五部坊民亦上疏
請之　上不得已還收前命盖　上自辛巳以後追念己巳以
來之事不勝慚悔憤痛以致火盛成疾云
丙戌鞫問投疏人林溥斃於杖下先是辛巳鞫獄時希載四寸
尹順命臨刑亂招以為希載嘗有諺書於渠謂其妻與金春澤

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殺我若殺我則於　世子亦豈好乎汝
以一家中年長者何不禁斷乎云云問郎呂必重以其乱招故
不爲載錄而傳言於他問郎姜履相履相大播之謂罪人發告
凶言而鞫廳無端不錄其後鞫坐同義禁柳之發言於諸堂上
曰外間有如此說此何故也委官李世白大驚曰當請拿當日
問郎窮覈也必重在前面色如土判義禁李畬素仁弱力挽止
世白慨然曰吾則老將死矣恐諸公異日悔無及也遂於更訊
傾命時使之悉陳前招所告一一載錄而其日則無豈好云云
語矣至是其時參鞫諸臣申琓李畬金昌集俱登台司爲　上
嚮用世白之子宜顯亦出入要津必論乃爲媢嫉嫁禍之計聚

不逞之徒稱以儒䟽以溥爲首請召尹拯羽翼 春宮仍言辛巳獄有春澤謀害 東宮語而獄官掩匿 上命設鞫究覈虛實前後諸問郎並被拿事在六七年前人皆茫昧且劻勷失措無明白陳辨者參判李先迪以其時同義禁上䟽言全無是事金昌集亦上䟽備陳實狀於是少論以昌集䟽謂之自服委官崔錫鼎極意鍛鍊以豈好及謀害揑合成案遂罷琓等職然是時老少論參錯在朝互相按獄故必重履相皆屢刑訊而遠謫終身溥竟死於杖歲餘獄始竟李潛者故參判夏鎮(南人)之子也繼溥獨䟽如溥言而至以今日 廷臣無非向刃 春宮爲言 上親鞫杖斃焉

已丑命刊行領議政崔錫鼎所編禮記類編數月錫鼎以侍藥不謹削黜因臺啓焚其書錫鼎故相崔鳴吉之孫也以斗筲之器粗有文藝善諛倿喜自用前後九拜相秉軸幾十數年矣以禮記多錯簡分章裂句各以類彚便於考閱而其中庸學章句亦擅自刪析背馳朱子請付芸閣剞劂又請進講　上許之才印出司諫李觀命具疏將論適擢拜承旨仍以前疏上之太學生金在魯等將陳疏辨破泮宮居齋儒生之黨於錫鼎而立異於疏論者多被黜齋適值　殿講應講儒生其數甚少　上納承旨李師尚許告語　下嚴教促令解罰在魯等空舘而出特命停擧李秉鼎繼在魯空舘以在魯末徹之疏書納於所懷

中又被停擧四學儒生金道淳尹㥽等及外方儒生等陳疏被
罷者亦多大司成李晩成疏陳在魯等所執之正錫昺時　寵
驕恣之狀臺官安時相尹會以錫昺私黨啓請李晩成李覵
命削黜　上卽允之金興慶爲司諫　啓請火燒其書時相會
幷削版两李並還収削黜之命　上怒罷興慶職未幾　上以
下部腫患積月彌留屢處破膿錫昺以藥院都提調不顧腫家
大忌出入於一家喪次而旋請入　診在藥院或令醫女唱歌
而自詠詩律　上使掖隷覵視而大駭之其時傳說如此下備忘曰許
世子止不嘗藥春秋書以弑君仍並罷錫昺而　特遞之新除
臺官李喬岳李邦彦合啓請罷職郞　允翌日律加請削黜又

即允又請令禮曹火燒類編書時相會並削版初　啓答曰所
論既嚴且正何必推難並與削版事而依　啓李晚成復拜大
司成諸生等並解罰勸諭以入盖　上非不知錫鼎毁經之罪
諸臣所執之正而　特眷注錫鼎不衰故顚倒其是非使人不
得言之至是因事端激惱遂嚴斥之合　啓又將加律請竄老
成諸議多以爲錫鼎之罪固不可以削黜磨勘而但　上教中
侍藥不謹一款罪名不明且局面新換多臺未集只以兩司新
進各一人論　啓大臣至於遠竄似欠審愼勸令姑停以待諸
臺俄而大司憲鄭澔自鄉上來遂發遠竄之　啓　上素認澔
爲勇於黨論故意其當初停論爲公議而澔之發竄　啓出於

黨伐累啓不允澔乃改撰啓辭首尾專以侍藥不謹爲言
眞合 上有群議不韙之 上亦終不從焉
庚寅 命遠竄玉堂官洪禹瑞李澤李喬岳等竄大司憲鄭澔
於極邊䟽儒洪胄亨郭景斗等編管遠地初錫鼎所進類編書
講書列書叅證諸人姓名於卷末以文純公朴世采爲首世采
門人李挺英姜錫明等相繼䟽辨其誣妄尹拯亦在講確之列
而終不自辨湖儒洪胄亨等上䟽論之而藏頭爲說欲令拯不
得不言而拯又無一言俄而 上聞胄亨䟽語意實侵拯 命
施停擧之罰嶺儒郭景斗等又䟽論拯不自辨之罪 上嚴批
斥之有此豈爾等之心論議無益國事之教玉堂洪禹瑞李澤

李喬岳聯名陳劄以公聽並觀明辨是非務歸至當則論議反
爲國家之益爲弊劄入值召對　上面責之曰豈有玉堂以論
議勸導君父乎予豈以直言正論爲無益於朝廷哉互相黨伐
無益於國故慨然矣初　命削黜又下備忘遠竄承旨金興慶
同入召對欲救解之亦罷職正言申思喆在告將遮夜半詣臺
發還収　啓亦罷職少論儒生李恭宇等乘機投疏謂胄亨景
斗疏皆鄭澔所嗾備陳澔與儒生輩綢繆謀議之狀多所搆捏
上素不快於澔入其說遂責澔以嬰憲不可同中國　特命甲
山地極邊遠竄胄亨景斗亦皆邊遠定配
按極之復通清望實在己巳之初甲戌後無復爲言者仍循

不改使得冒儒賢之名而躋三公之列一有侵及者必加醜
正之罪士大夫既狃見聞之熟且慮觸激之患儒疏螢劄自
謂論㧌而皆儒相稱夫講確之事而求媚私黨甘心同歸於毁經之科亦豈常情乎
講確之事而求媚私黨甘心同歸於毁經之科亦豈常情乎
然既不能明正其斁倫悖義之罪而欲責緦小功之察其亦
不知類也或言㧌之平生有可以一言論斷者不絶尹鑴而
絶尤翁被斥於甲子大臣而見用於已巳凶孽已巳則無一
言辛巳上全恩疏大鄙之虧壞如此其他不足論矣識者以
爲知言云
壬辰二月設庭試考官李塈行私事覺被謫庭試開場前日考

官數十人政院擬望以入被擬之人即令牌招來待闕中及夜
落點則直詣試所例也時大提學金鎭圭違召不進提學李墍
當爲主試而承牌詣闕無端出去至夕政院始覺之別爲催召
夜入試所及翌朝開場大雨如注自朝至暮擧子等避雨無處
奔入廊簷門間而不足則又奔入於諸考官寢息之所時 上
御慶德宮試所設於昌德宮空闕故又奔入於闕中諸司空衙
雜沓紛擾蕩無紀律諸生多據坐門間故疲殘軍卒數人不得
閉門以致洞開無礙外人任意出入全不成試場貌樣翌日拆
榜則吳道一之子遂元李師尚之子献英献章皆登第道一師尚
即墍之血黨死友也於是一世囂然皆謂李墍之行私仍臺

啓遂拿堲而覈之堲抵言少時曾見庭試〻官承牌後還家故
渠家有遷葬事欲分付子弟果爲歸家云有言其日歸家時歷
入吳遂元家其隣居尹家兒見之云尹家兒彭叟年十五者及
其奴甲戌處推問則供曰曾赴禮講於禮曹其時判書堲也以
此知堲面矣其日見堲乘驕入吳家甲戌曰前日禮講時堂上
李判書入彼家矣盍往觀光乎仍與甲戌乘墻觀光云又 命
考閱試券則李献英献章兄弟試券書題字樣大爲異常而皆
献章所書又參榜者李直伋則過時限冒投試券而得參拿問
直伋則無辭首實又權致大稱名者在闕外綴文試門不閉故
直入投呈云故拿問致大則亦首實又擧子權膺目見門開之

狀云故拿問麿則亦以目見爲供於是吳遂元李眞伋爲先拔榜李献英兄弟　命議大臣處之壄則配于中道當初陳疏請問歷抵處者行大司諫李健命也終始按獄者判義禁趙恭承也彭叟目見事眞伋過限呈劵事權致大在外呈劵事權麿目見門開事皆出於章疏而皆出於老論故必論以爲老論搆成此獄惡毒次骨必論陳疏救壄起亂獄情者相續而皆被罪然壄之其日歷抵事猶有未盡發者驪州居士人有與壄親厚者欲乞試筆墨入場前日〻晡時往壄家則壄之孫出見曰吾祖以試官承牌詣　闕云俄而有一隷來言大監自　闕出來方在李監司宅師尚家也自政院督促入来勢將自其處直入　闕中

夕飯郎逮待令於李監司宅云云又忠州可興居士人十餘人
開場前夕寄宿於禮曹直房矣日落時禮曹一隷急呼曰大監
墾時爲禮判故也承牌詣闕後還爲出闕政院別爲督促使之還入闕
故急往本宅則大監不在又莫知其所向處將何以爲之云以
此觀之其歷抵之狀又較然而其時有如此之言則輒拿問故
忠驪儒生雖容言於所親而恐其言泄極秘之云久後墾發放
未幾病死丙申少論當朝 啓請更覈此獄而蒙 允於是彭
叟甲戌致大等皆以前日搆虛納供爲對權曆不變辭只加刑
訊權尚游與致大爲同宗致大初以 闕外呈券之事言於判
書尚游尚游發說於裀廣故尚游亦被拿問必欲快雪私憾網

打異己　上覽之盡出諸人還召老論而用之於是彭叟甲戌
致大䓁又以畏御時勢不得已變辭爲言則分䓁勘罪戊戌用
大臣議李猷英凡旁更試殿庭兩人終不赴　命皆削科至
景宗壬寅韓配夏獨自陳達盡復諸人科時猷英已死遂元眞
伋猷章皆出入三司獨眞伋不仕及今　上乙巳並復削科
癸巳正月群臣請上尊號曰顯義光倫睿聖英烈時上即位四
十年矣已稱慶設科進宴而仍有尊號之議蓋自六七年來老
少論進退甚數或至一年屢變而有飛語行於世謂　上意欲
受尊號而廷臣不能奉承故由是而頻施黜陟云云老論中一
隊論議以爲朝著屢換無以做國事不如承順一隊清議則以

爲　尊號固非美事而自古名臣碩輔亦或有爲此請者請之者亦何害但今則在下者請之　上意欲之而巧爲逢迎此亡國之擧也累年相持間有朝士儒生宗班武弁小北南人交疏陳請而　朝廷猶不應至是領議政李濡判府事李頤命及兵判趙泰采等力主其論遂設庭請吏判李健命戶判金宇杭禮判宋相琦等若干人隨參大提學金鎭圭參判李晩成等上疏立異　上始頗撝謙終許之時少論全數立異無一人參庭請者而立異之疏賛揚　聖德殆過於請　上尊號者識者笑之丙申春以尹搢事鬧端又起竄正言趙尙健于蔚山門黜前大司憲鄭澔大司成閔鎭遠秋放叙如舊初故判參俞棨文章學

問見推於一世諸儒賢皆樂與之友尹拯亦師事之棨居閒時嘗編次家禮源流綱領則以家禮爲主盡取古今禮書彙分類聚於各條之下末以王朝禮終焉與尹宣擧講確叅訂粗成編次未及釐正　孝廟末年棨出當世務遂以修潤之工付之尹拯棨在朝有書於拯則必問此書之訖工及其臨終貽書告訣於宣擧尾問拯又丁寧付托其後棨之子命胤繼歿拯於此書更無皂白命胤之子相基往推此書則拯推托不給相基屢往其家艱以詭辭推出而見之見拯自作序文以爲其父宣擧之所編棨則不爲擧論相基更受跋文於儒賢權尚夏及鄭澔尚夏之文有曰拯一則背師二則背師澔亦備論拯之前後情狀

相基欲以此入刋而力綿難就相臣李頤命白於上命湖南藩
臣刋刻刋訖而進之 上覽其跋文以鄭澔侵辱先正拯先一年死矣
特罷其職權尚夏則以儒賢之故不問正言趙尚健上疏拯言
拯之前後背師之罪 上怒遞之領府事李畬上劄備論拯前
後處義之無據辭語婉曲本末詳悉多般說難平說道理縷縷
數百言 上下優批至有開陳是非義理明白良用感歎之
敎而處分則不改焉太學儒生尹鳳五等仍 嚴敎捲堂書進
所懷拯言拯不可以先正稱之 特命停擧行大司成閔鎭遠
上疏言鳳五等所執正大不可摧折 上批頗未安修撰李眞
儒上疏爲拯伸辨 上特命引見褒諭之於是銓曹三司必論

已允滿矣臺　啓請竄趙尚健門黜閔鎭遠郎允之又請竄鄭
澔只命門黜玉堂官柳鳳輝鄭栻等陳劄請罷權尚夏　從之
及李塈獄復起　上盡燭少論之情狀遂　命入宋時烈所撰
尹宣擧墓文及拯之辛酉擬與時烈書覽後　下敎曰是非今
始覺悟仍　命鄭澔閔鎭遠並放送敍用又放趙尚健時吏曹
判書崔錫恒叅判李光佐方設都目大政未畢而並遞之盖
上英明出世拯事是非本非不知觀於荅李相劄　批而可知
矣只以老論朝士章甫之投疏攻拯者極其紛紜爲若欲因而
置之不復擧論以爲鎭定之計故老論以論拯事被罪者前後
相繼至是少論之紛紜疑乱有甚於老論故始乃大定是非焉

且黜陟無常老少論迭相當朝進退各至數次是後不復變改焉但　聖度寬和執德不固得罪名義如南九萬輩斥之雖極嚴未久輒收叙如舊以是群少每懷窺覬之心而終　上之世不復柄用悉憾日積至　景宗朝而始大行胸臆矣

命削尹宣舉尹拯官職時宣舉文集刊行其中多記宣舉與人酬酌之語而人有勸宣舉仕且言江都不死之無傷於義則宣舉曰雖然以此身留作吾　王之杜簀可也夫杜簀者其君有過聞杜簀之規諷而悟之留其所舉之觴稱曰杜舉者也宣舉之意蓋謂　孝廟其時亦不能死以我之不死作爲杜簀而爲戒也　孝廟其時以大君入江都而　仁祖方住南漢江都雖

陷 孝廟有何致死之義乎是不過欲掩已罪而上擬於不敢
擬之地援而同之也又尹鑴釋宣擧之慚曰其時康王實在軍
前康王指 孝廟也此言亦録於文集中盖宣擧雖於愼齋門
下以江都不死爲慙悔欲死之状以取諸賢之推許而實則與
鑴輩私相論難以不死作爲一副當義理以欺天下後世也初
拯之抵實録廳書有先人初無可死之義之語論者皆以爲蔽
於愛親之私欲歸其不死於合義而不暇念其父平日悔過自
責之意雖可謂觀過知仁而識見殊甚迷暗右翁謂曰其子豈
不知其父之意耶此必宣擧之意然也吾輩少時見欺於宣擧
至此而不之覺可恨間者或以右翁之言爲太深不以爲然至

是始覺老翁之見果信也老論儒生輩春夏間欲上疏論此事故判書金鎮圭極力止之曰老論方以搢事被罪退伏此時又上此疏則有若務勝道理未安而 上之處分或失當則大累聖德不可為也云故不得發及是鎮圭既歿老論復入楊州幼學申球製疏欲呈止之者猶多而球堅不聽從直詣 闕下呈疏 上命入宣擧文集覽之而不能覺察 教以文集中別無未安之語 命停擧申球於是吳命峻上疏以為士禍將作比球於子光 上是之左相金昌集上劄極論之曰球為 聖朝辨誣何可罪乎 上始覺悟 下批奬諭觧球罰命毀宣擧文集板本於是少論儒生輩上疏伸辨宣擧極紛紜政院以上教

不爲捧入則作綮於　闕門　命因之則又作綮於典獄又作
綮於秋曺推問時及其納供也極口詬辱昌集有若賈竪之巷
鬨　上命配其友甚者數人後因承吉金普澤上疏命削宣擧
父子官爵少論以此於昌集普澤惡毒益次骨必欲甘心矣
丁酉秋　命王世子代理庶務　世子自甲申乙酉間漸有病
祟有時向壁而坐細語譊譊有若與人酬酌者然或中夜彷徨
於階庭之間或步或坐飲食起居行動擧止不覺其大段有異
而精神不能照管知覺或不分明且下氣痿弱不知有男女之
事春秋三十不能近女色雖或與宮女輩爲幼兒戲謔而非有
近色之意也侍　上或有不遜之擧而亦非有悖常之意只出

於不自覺也每於　上之引見諸臣時以褻服露面總間而見之諸臣俯伏而已　上則猶不知其病之至此謂其性行之不美每僴坐咄咄而已　上癸巳以後病患沉綿乍歇乍劇積年彌留而廷臣彼此爭論疏章日積酬應甚煩火熱因此日熾一日藥房入診時　命左相李頤命同入　上議宜以調攝適宜之方皆陳文書節約之道旣退又命左相入侍時領相金昌集以藥院都提調病重在闕外凡入侍時講筵外必承旨史官先入例也頤命與承旨史官詣　閤門則內侍曰有　命大臣先入先入則承旨未及入而內侍遽開門頤命進伏則　上握手而歎曰予死亡無日予死之後世子決不可堪荷奈何頤命曰

殿下何為出此言耶勿論古事即今彼人事豈不可戒乎時胡皇廢太子不更立 上曰予每言之矣今日太子世子何其相似耶顧命曰辛巳 聖教既曰專為世子地其後至欲禪位今忽如此何也上曰其時則不如此欲禪時亦勝於今矣衛護尚有此座可惜之言卿為大臣何不為國深慮而乃如是耶顧命曰 世子仁柔事 仁顯王后甚孝亦善於居憂無失德之聞於中外民皆仰戴設令處事有未盡者臣等亦可以輔導而納於善矣 上曰師傅賓客左右環坐而凡所講論之言全不留心或視屋尾或顧他處卿等其何以輔導乎況向子亦有不遜之行無奈何矣予自病後久有此意矣今則眼病如此故上候諸症中眼患尤酷春間浴溫而

無效仍不能視物 不得不發此言矣頤命曰此何等大事而猥以命
於臣耶臣則死不敢從並招諸大臣而議之何如 上允之頤命
旣出密傳上下酬酢說話於閔鎭遠鎭遠即爲錄出如此云矣於是原任大臣李濡領相金昌
集左相李頤命又入侍 上又發決不可堪荷予久有此意之
敎諸臣皆爭之曰凡人或若決不可學文而終能善文者有之
或若必不能當此事而終能擧職者有之不可以此而決定也
仍請依 世宗朝故事令 世子叅決庶務久之 上曰大臣
之言如此 世宗實錄考出以來頤命曰此是大事叅決聽政
宜有備忘也 上許之遂下備忘 命世子代理庶務頤命猥
對時 世子立於窓外階上若聞若不聞三大臣並對時亦立

於窓外而 上則不能見矣於是少論譁然以為顧命獨對時
將成易樹之舉領府事尹趾完病廢田野聞此報罔夜馳詣城
外上疏論之 上下嚴批切責盖顧命是師命之意故少論疑
其有陰秘之跡相與煽動浮言罔有紀極趾完亦因此驚動云
是日獨對之舉盖出於公天下之心非有一毫挾雜之念而
上深懲於己巳事不欲立威獨斷故勉從大臣之言且 世子
疾患之實狀中外皆不知之此時遽有易樹之舉則必生大變
故諸大臣皆矢死不敢從其後顧命與閔鎮遠語及其時事鎮
遠曰若依 太祖故事勸上禪位世子受禪後又依 恭靖大
王故事即為建儲仍又觀勢代理則國勢可以鞏固何不以

祖宗故事聞於吾　君乎顧命曰凡事雖易知者倉卒難思久後乃覺君亦必於日久後從容思量而得此計也吾則其時倉卒當之未及思之及此矣

世子旣代理　上命諸承旨逐日持公事入對贊助裁決若言事疏章可以措辭　批荅者　上代世子批判焉

戊戌春　王世子嬪沈氏薨逝謚曰端懿

秋冊魚氏爲　王世子嬪叅議有龜之女也

己亥　上入耆老所諺傳　太祖大王春秋六十親入耆老所是歲　上春秋五十九矣有上書請依　太祖故事入耆老所者　上樂聞之命考　太祖朝實錄則無見出處　命置之

王子延礽君率諸宗上疏力請　上許之於是朝廷獻賀稱慶
仍頒赦

冬　王子延齡君眀卒逝延齡爲人温柔警敏　上鍾愛之過
於延礽丁酉獨對時　上意盖在於延齡云是以疾不起
上違豫中傷悼不自堪欲強起親臨喪次藥院至誠挽止而不
得成服後　駕幸哭之流淚满面群下不忍仰視

庚子六月　肅宗大王昇遐成服日　景宗大王即位　肅宗
天資仁善坦易絶無較計修飭之態雖其喜怒暴急頻有過擧
而終必悔悟眞孟子所由王謂是足用爲善者使有學問之功
則可以無愧於三代之聖君而惜其冲年嗣位爲奸臣所欺蔽

宗社幾危賴有　聖母扶擁贊助遂能削平禍亂收召士類多

臣碩輔夾輔左右誠爲治之一大幾會而不幸外而老少論分

黨日事紛爭內而沈惑於張賊志氣昏蔽馴致巳巳之變及至

甲戌處分光明正大而舊臣已盡只有執拗之九萬人心憤鬱

爭論紛然及業同獄事之後始覺邪正之分而猶用互用彼此

一進一退者屢矣丙申益知少論之情狀不復變改而病入膏

肓且知　世子之不堪負荷心火益熾憂懣轉甚竟不能起嗚

呼痛哉五月初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人皆畏之六月初八日

肅宗昇遐自聖候危甚之後少論輩做出凶言以爲老論必將

廢儲嗣而立王子見諸宰逐日會於閤下憂念　上候或聚首

細語則輒指曰是謀廢立也又使人呼於街路曰國將有大亂閭巷之人預爲汲水積柴閉門勿出入可以免禍以是都城內外莫不洶洶及　王世子嗣位後有儒生趙重遇稱名者上疏請反辛巳獄以嘗試之臺　啓請拿鞫　允之刑曹判書趙道彬栲訊重遇斃於杖下南人少論鑽刺曲逕密探宮官內人之用事者重賂締結有睦玄者挾其卜筮之術密入禧嬪外宮中與宮屬晝夜處或着女服而出入捕盜大將李弘述窺捕稱以賊黨而撲殺之

以趙泰耉拜相時有卜相之　命金昌集獨當枚卜而宋相琦閔鎭遠李晩成皆與昌集有親嫌此外無當次者不得已以鄭

澔新卜又 命加卜又不得已以恭者加卜而 下點焉